



宋梧刚 著
湖南文艺出版社

中国小说传统技法



中国小说传统技法

宋梧刚 著

中国小说传统技法

宋梧刚 著

责任编辑：黄仁沛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长沙市银都教育印刷厂印刷

●

1989年3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11.375 插页：2

字数：228,000 印数：1—5500

ISBN7—5404—0429—9

1·347 定价：3.90元

序

大约在八十年代初，有位好心人，远从南国寄来一份《羊城晚报》，打开一看，有宋梧刚的《通俗小说创作初探》一文。我读后，兴奋极了：空谷足音，将成巨响！

其后，我也好心地向其他的人推荐，虽然我不知宋梧刚何许人也。

这个时候，不论哪一阶层的人，大多对“通俗文学”拍手欢迎！它形成一个冲击波，有点惊心动魄。连数学家华罗庚都说，他就是爱读“成人的童话”。可是也有另一些人，连所谓“文学”行家在内，惊慌失措，口出真言，怪论之多，一如过江之鲫，言外之意，无非为“纯”文学被夺走了读者而浩叹。

是可忍孰不可忍！

宋梧刚有点孤单，可是他的文章很有份量，就是叫这么一些人，开开眼界，头脑清醒一下。

中国俗文学学会在一九八四年成立以后，我请友人推荐南方年青的学人。当我打开申请表一瞧，竟是宋梧刚，真个久违了，我好象见到故友一样：知己重逢。我再一看他的出生年月，仅少我十余岁，这就不言而喻，原来都是在逆流中游过来的人，格外亲切。第二年十一月，我到长沙参加“话

本小说与通俗文学”座谈会，一下车，就急找他见见面。当握着他的手的时候，但见个子大、身体健，还是虎虎之年，分外高兴。接着两天的座谈，他不嫌劳累，当别人出去郊游，他接受我的邀请，为座谈会写《纪要》，留下来关起门琢磨二十多篇论文，迅速挥毫，既要虚心综合座谈时的发言记录，又要为俗文学吐气扬眉。我在这里不能不说宋梧刚的才华超脱，以及他的热情、耿直、忠勇的为人而又极其生花之笔。果然，这一篇有理有据，充满战斗精神的《纪要》在各地一经发表，阴霾的低空开了，乌烟瘴气从头上散了。这就有了不同的氛围，使通俗小说的作者有信心写下去，正在面临停步危机的刊物又得以正常出版下去，那些惯会指手划足、喳喳喊喊的再也不敢从正面持反对的态度。

这就是长沙的“话本小说与通俗文学”座谈会的功绩！包括了宋梧刚握管直书的功绩！

事隔两年，感觉就象同在战壕并肩作战过，没有别的比这更珍贵了。

这么一个经历，使我因此很注意宋梧刚的研究成果，也很欣赏他的创作新著。我深深地为他的每一个成就，看成是自己的收获一样，在内心里蕴藏不忘。现在，借《中国小说传统技法》一书出版的机会，让我把心情说了出来。

宋梧刚是俗文学家。他是一个才德兼备，既有理论又有创作的能手。他不是高谈理论，而是不断实践。他是一面实践又一面总结。他站在理论的前线，敢于就已出现的问题，进行评论。他并无眼高手低的现象，而是用自己的手，写他应该为人民而驰骋的世界。这样的做法，比较完善，也切合实际，使人感到亲切；乐于听取他的意见。

宋梧刚所写的理论文章，没有空中楼阁，多就当前创作上出现的问题，加以综合、考察、分析，而后提出中肯而有利解决实际问题的见解。这里面有褒有贬，褒者推荐出来，定为优秀，予以推崇，无非为创作水平做拔尖的工作，推动一般。贬者抨击丑恶，阻挡歪风邪气于起始，为拨正倾向而声竭。诤诤之言，有助于创作实践，又有助于时际人心，擦亮眼睛继续向前。

宋梧刚从通俗小说的创作实践中，有所探索，又有所领悟，特别是当前所面临的一个课题：如何提高创作的水平？只有提高了，突破了，始足以言产生优秀的作品。要达到经得起俗行的考验，这就必须有一个砥砺磨炼的过程。

当前的通俗小说，很明显存在先天不足，即继承祖国的俗文学的遗产不够，特别没有学习话本小说的传统手法，做到发扬光大。不少从事通俗小说的，对这一方面无知、无视。所接触的“流行小说”，大多格调不高，充满着概念化、公式化、脸谱化的东西，任意搬弄过来，凭一时的热情落笔万言；此外，由于从事创作的时间短、经验不足，功力有限，怎么能够成气候呢？无以使作品丰满，也就不足为奇了。

自然，一部好的作品，取决于作家对时势的洞察，而最重要的因素是生活的深度，也离不开所熟悉的知识，还得有高妙的写作技巧，“玉不琢，不成器”，只有在这方面下一番功夫，才能在艺术上一显高低。

宋梧刚花费很多的精力和时间，对这方面进行了研究，而且已摸索到很多规律，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中国小说的传统技法。已相当可观，多至七十六种。

这是对过去话本小说进行了剖析，从中擒贼擒王，找到

所以吸引人、动人动听的地方，分辨是什么方式，又是什么性质，加以定称。假如说要想找什么窍门，可以回答一声：“这就是了”。不过这些窍门，也不是一开窍就是马到功成，还得在创作实践中学习，再创作，再学习，才能够有所成就。

这七十六种技法，看定称，就够斑斓耀眼了。这就是“通俗小说”的笔法：有的一看即明，有的还须见里及表。但不论怎么样，不看这“技法”的具体阐述，还不一定明瞭。如果要掌握这些规律，还得在实例中去融会贯通。

这所有的“技法”，可以说破天儿仍第一遭。以前讲究文辞神韵如《文心雕龙》、《醉翁谈录》等的书，或则接触到了，多提纲挈领，言不及细；或则文敷四方，不能专一。近代的“小说作法”、修辞学，已经接触到的，不外贩卖洋腔，不见家典，或则为穷章末节，咬文嚼字。目的不同，原属另一范围，难怪不可捉摸了。这里所集中的，从实际出发，从中国的传统小说已有的事例出发，把具有艺术构造，已经用某一技法完成的，加以钩沉攫取出来，形成一种又一种，来个“任君选择，不亦悦乎”！这些技法，相应须加说明的，绝不是什麼神灵，不外提供很多可循的路径，要走进去，还得走出来；要有自己的创造，仍然要靠自己在艺术上进行创造。

已经提出来的七十六种技法，从艺术上说，是一种创造。正像戏曲上形成梅派程派，要经过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呀！通俗小说在艺术上，也必然将出现这样的派、那样的派。宋梧刚已经探索到也将预期到，通俗小说的艺术水平提高了，将带来创作的繁荣。他现在所说的什么“倩女离魂法”、“白云苍狗法”，等等，将在以后有一天就会变成“倩女离魂派”、“白

云苍狗派”了。多姿多采，派外有派，派内还有派，那才是真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了。那么，宋梧刚的劳绩，功不在一瞬之间。

新兴的根雕艺术，就地取材，就材雕塑各种动人的造型，千姿百态，几乎无一相同，靠的是艺术创造。自然，其中也有技法，根据必然的规律，从无数偶然的、个别的积累，比较、分析而来。通俗小说的幅度更宽，场面更大，不象根雕存在局限的可塑性，而富于高度形象的想象力，就更要自由自如得多了。

这就没有理由，不使通俗小说能直达艺术的峰巅。

宋梧刚以前所走的文学道路，跟我有些相似，写一般小说，或者就是所谓的“纯”文学；接着走向民间，大批素材涌进自己的脑海，又很自然地走上俗文学的道路。这没有什么，炎黄子孙，除了少数忘祖忘娘的以外，终得为祖国灿烂的民族文化，为祖国的繁荣富强尽一份力量。那么，不以中国人自居，不以中国人民所特有和喜爱而自豪，岂不是变成无所事事，连自己也不知道存在的四不象了。

我今年接到他在三月二十七日的一封信说：

“我因此想，俗文学大有可为，而这一切，都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啊！也因此，我下定决心，前进一步，鼓足勇气，在已经开始的通俗文学创作与研究上拼搏，大于……”

真是叫人鼓舞！我读后一口气说了上面一些意见。这是一个极好的信息：宋梧刚的著作，不仅读了可以增加知识，而且掌握这些知识，加以运用，就变成动力，有助于俗文学的研究和通俗小说的创新，写出优秀的篇章。

薛 汕 一九八七年四月八日 北京

目 录

序·····	薛 汕 (1)
--------	---------

第一辑 中国小说传统技法

前言·····	(2)
正楔法·····	(5)
奇楔法·····	(7)
獭尾法·····	(9)
同树异枝法·····	(12)
通体关照法·····	(15)
近浓远淡法·····	(18)
夹叙法·····	(23)
破竹法·····	(25)
剥笋法·····	(31)
巧收幻结法·····	(39)
欲擒故纵法·····	(43)
弄引法·····	(45)
将雨闻雷法·····	(47)
正犯法·····	(50)
略犯法·····	(55)

鼎足异同法	(58)
起结法	(62)
琴瑟间钟法	(66)
伏笔法	(72)
横云断山法	(74)
横桥锁溪法	(77)
寒冰破热法	(80)
月度回廊法	(83)
应对法	(85)
补锦匀绣法	(89)
贤劣进退法	(92)
龙虎考验法	(95)
宝塔法	(98)
云里游龙法	(101)
倒宝塔法	(104)
绰号介绍法	(114)
以宾衬主法	(116)
三绝塑造法	(119)
挪碾法	(122)
狮子搏兔法	(124)
两头烧通法	(126)
鸾胶续弦法	(128)
顺便反借法	(132)
欲合纵法	(134)
移堂就树法	(139)
浪后波纹法	(141)

羯鼓解秽法	(148)
背面铺粉法	(150)
绵针泥刺法	(153)
大落墨法	(156)
倒插法	(158)
极不省法	(161)
极省法	(167)
龙王掉尾法	(170)
草蛇灰线法	(172)
有意无意法	(175)
烘云托月法	(177)
柳暗花明法	(179)
省笔法	(182)
曲笔法	(184)
空灵铺垫法	(188)
加一倍写法	(190)
目彼手此法	(192)
追本穷源法	(194)
倩女离魂法	(198)
满心满语法	(199)
白云苍狗法	(201)
奇峰对插法	(206)
寻五色石法	(209)
衬染法	(212)
翻空出奇法	(215)
闲中着色法	(218)

砚池生波法	(223)
置身事内法	(228)
跳身事外法	(232)
花卉生骨法	(234)
反光滑法	(237)
声东击西法	(240)
袖里乾坤法	(244)
一笔画法	(246)
积墨法	(248)

第二辑 通俗小说评论与研究	(251)
通俗小说创作初探	(252)
关于通俗小说的几个艺术问题	(260)
积极入世，精心提高	(290)
——漫议当前通俗文学	(290)
《东方大侠传》后记	(293)
《英杰壮歌行》后记	(298)
《千里护灵记》后记	(300)
评《金猊豹传奇》	(305)
试论通俗文学欣赏	(315)
论当代通俗文学走向世界	(322)
论意向创作法的强潮	(329)
五要说	(338)
文贵变说	(343)
后记	(346)

第一辑

前 言

● 一次偶然的题材流来，使我转向了小说创作，多年的底层生涯，促我选取了通俗写法，而缺乏当前的借鉴，又令我不断翻阅古典名著。弹指几年，蜘蛛网似的毛沟终于成了小溪。我业余创作已有了一定的量：长篇两部，中篇廿五部，……研究嘛，也辑成这部《中国小说传统技法》了！

● 根据我的体验，中国文学研究，不外乎下述四种：

其一是政治家的研究，例如毛泽东关于《水浒》、《红楼梦》及《刘志丹》的批语是；

其二是理论家的研究，例如钱钟书、刘再复等的专著是；

其三是作家的研究，它著重个人创作体验，特别是方法技巧的探索；

其四是读者的研究，主要的特点是自我的直观的感受与领悟。

我尽力从三、四种身份来撰写它。希望能将阅读中的领悟与创作中的探索结合起来，直接有益于创作与欣赏。

● 康德把认识过程划分为感性——知性——理性三个层次，马克思运用这个概念，把知性看作分析的理智所作的一些简单的规定。这一知性定义比较吻合本书的实况。本书技

法来源大致为三：一，由古代文论家评点家直接提出并论证、有比较明确涵义和运用准则的；二是评点家在评点中曾予提及但未明确总结的；三是撰写者根据阅读、创作体悟总结的。因而不敢自称她已经过许多规定的综合并达到多样性统一这样的理性高度。

这就是说，她只是具体的小说技法书，不是高深的小说美学书。它属于应用科学的方法论层次。

● 据此，必须说一说它的应用。我国向来讲究文武之道。文武之道是相通的。这种小说技法的运用，非常类似于拳法。仅举几点，作个有趣的印证：第一是内力，任何拳师都十分讲究的，内力也者，内部之功夫也，比之于文，就等于肚子里有丰富的学识也；第二是基功，无论南北派，内外家，都讲究手眼身法步的练习，比之于文，不就象福楼拜要求莫伯桑那样练基本描绘功夫么？第三是“拳打千遍，身法自然”，意思说，一路拳没打足一千遍，不能求身法之自然。小说技法难道不如此么？以抒情行文论，什么时候“移堂就树”得其浓荫，什么场合“月度回廊”得其柔美，什么状况“羯鼓解秽”得其刚健……平日不练，临阵能用上么？所以我在写具体技法上时有提及，前言中仍要唠叨再三也。

● 也因此，本书在体例与行文上，是自由的，它有时类似考据，有时形同解悟，有时接近自我学习的小结，有时却象他山取石的鉴定……实在不敢自许为学者，却要出技法专书，能不以杂耍之方式出之么？在篇目上，虽说大致分出了故事结构、人物描写与文法三个部分，但却不曾作更严格的排列，其故同也。

● 此中技法也价值不一：有的较高深，较完美；有的

则仅仅能供参考；还有的已较常见，但因均可看到前辈创制的艰辛，或能启迪我辈后学的进步，故仍录以存之。

● 我深知自己在创作与研究上均远非名家高手，仅仅因今天的特好时机，燃起了如火热情，使我大胆地写下这一堆智者不为的力难胜任的东西，愿各方高手体察微情，多多赐教。

当然，更希冀的，是望有精通此道而又吝于行文的学者高人，出而指点，并进而撰出煌煌巨著，将我中华古今小说技法搜括一尽，剖析一明，则小子甘当故乡龙灯会耍宝的丑角，为能博得巨龙吐珠而纵情长笑也。

正楔法

先来释义。

“楔子”一词，据《辞源》为：

（一）用以塞紧器物的竹木片，《水浒》五回：“水底下早钻起四五十个水军，尽把船尾楔子拔了，水都滚入船里来。”

（二）戏曲、小说的引子。

金圣叹批《水浒》时，则说：“楔子者，以物易物之谓也。以瘟疫为楔，楔出祈禳，以祈禳为楔，楔出天师，以天师为楔，楔出洪信，以洪信为楔，楔出游山，以游山为楔，楔为开碣，以开碣为楔，楔出三十六天罡，七十二地煞。此所谓正楔也。”

《辞源》的解释与金氏的解释在本义上虽有差异，在用法上却是相同的，都是作引子。只是一个透过他引来水（物），连绵不尽的涌入，一个则是一层层引入。

本义既明，且说用法。

《水浒》的正楔法，堪称是小说中最好的楔法典范。好在哪儿？

从金圣叹那一气贯穿“楔出”来看，至少有四：

一是自然，来由自然，发展自然；

二是传奇，经历奇特，结局奇特；

三是有意义，并非故弄玄虚，而涵历史的与美学的意义；